

无影跟踪



周末丛书

• [日] 星新一等原著 刘菡峰译

• 群益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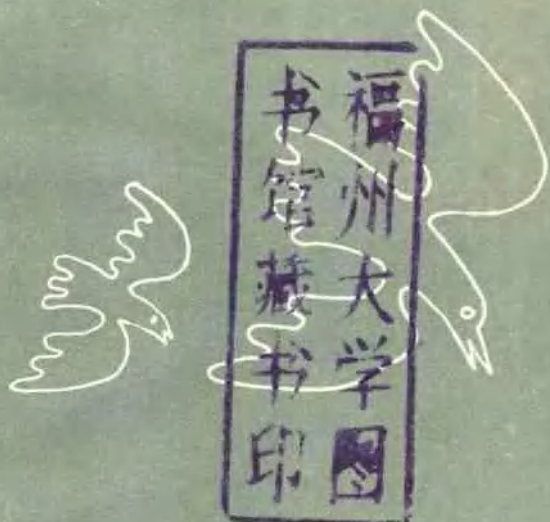
无影跟踪



周末丛书

● [日] 星新一等原著 刘赫峰译

● 群益堂



无 影 跟 踪
刘 麓 峰 译

群益堂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印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3.25印张 2插页 50,000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500

ISBN 7—80540—028—8
I·24 定价：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从近年日本畅销的推理小说中挑选出来的三篇，结为一集：新颖、奇特，颇有魅力。

那两起杀人案嫌疑犯秋山身临绝境时，恰是“无影跟踪”的神枪把他救了。而这夜的跟踪者却是……

《圆月面孔》特具新意。养女并未谋杀养父，只是为了“制止……”，而事情却大出人意外。

星新一的创作确属于幻想派超现实主义，富于寓言色彩。集中的《神秘信件》可窥其一斑。“神秘信件”炮制者究竟是谁，留给读者去推理。

意外、悬念、追究，不断地在激发你的奇思、异想，调动你的智慧和情趣。这，即是本书给予你的审美享受。

无影跟踪

[日]西村京太郎

1 秋山喜欢夜晚。他喜欢夜间的黑暗和幽静。即使在霓虹灯闪烁的地方，只要走进小巷，夜幕就会温柔地拥抱着他。

他是从何时开始喜欢这夜晚的呢？时间很短，用不着掰手指头计算。秋山是一个靠薪水吃饭的普通职员。他有恋人，三天之前，他还想和恋人一起到阳光明媚的冲绳岛去旅游呢。

在这以前，他也并不讨厌夜色浓浓的地方，只是由于走黑暗的小巷危险而避开的。

假如没有三天前的事件，很可能秋山现在仍然还是喜欢明媚阳光吧。

三天的时间只不过是七十二个小时，可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三个月，不，好象是三年，这样说并不算夸张。

这是由于三天之前秋山所在的那个世界和现在

他这种流浪生活截然不同的原故，而且使人感到他很难再回到以前的那个世界。

五月二十五日，星期四，这就是三天前的那一天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早上起床时，天下着濛濛细雨，一切都很正常。至于下雨，秋山并不反感，相反他喜欢初夏这种暖洋洋的雨。

这一天，他决定等领了工资之后，请恋人明子到他俩曾第一次吃过饭的地方——新宿超高层建筑物的第三十八层楼上的餐厅里去吃饭。

秋山本来是中央物产商社的骨干职员。为什么说“本来是”呢？其原因是他本人虽然还没打辞职报告，可公司方面为了惩罚他的所作所为，已将他除名了。

秋山不是该公司高人一等的职员。因为他是地方私立大学毕业的，而且他的这份工作是靠前辈老乡的门路才找到的，所以他不可能成为这家公司高人一等的职员。

他年已三十，虽说他连个股长都还未能混上，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，而且还在尽心尽力热情地工作着。

最使他满足的是在工作单位结识了“明子”这一恋人。

她年方二十八岁。年纪虽然有点偏大，但她长得很美，又很聪明。

明子是秋山上司——井本营业部长的秘书。有人风言风语地说她已被精明强干的井本下过手。甚至还有爱多管闲事的人竟把这种脏话悄悄地告诉秋山。

可是秋山并不在意。他爱的是现在的明了。不管她过去有什么问题。哪怕是她过去和井本有过关系。他自己的过去也不是那么干净的。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，一般都有过女性关系的体验。他曾经为了一个女的还伤害过情敌呢。

秋山认为只要明子爱自己就行啦。男女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不需要别的什么。

这天早晨，他在上班的路上想到要和明子一块就餐，心里感到美滋滋的。

这一天，公司里的气氛也和往日一样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虽然有点嘈杂，但那是由于发工资的原故，难免的。

工资是当天下午发的。他净领了二十万日元。在这不景气时期，对此他应该是满足的。

下班后，秋山在新宿的一个茶馆里等候明子，会面后，他们俩一块来到了S大厦三十八层的一个餐厅。

这是一家俄国餐馆。吸引着秋山的是那窗外的美景，而不是俄国饭菜。吃饭时，太阳落出了，窗外变成了一片霓虹灯的海洋。东京白天虽是一片尘

土，可眼前东京的霓虹灯夜景真是美极了。

“我们差不多该在一块过了吧？”秋山一边喝着葡萄酒，一边对明子说。

“是的。”明子点头回答，“只是要请你再等半年。”

“为什么要再等半年呢？”

“我们结婚呀，一定得象个样子呢！”

“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咱们要正正规规地举行婚礼，还应该上户口立门户。”

明子见秋山如此的兴奋而笑了。

“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。我是想结婚之后，要有个象样的家。房子要比较宽敞，客人来了，不叫人感到寒酸。另外我还想要台小汽车，便子咱俩外出。可现在你我都是租借的小公寓……”

“我们借点钱盖幢房子吧！我有几个朋友也用贷款盖了房子。”

“我可不喜欢借钱。据说有不少人因还不起贷款而全家自杀的呢。我讨厌这种做法。”

“可我只有一百万元左右的财产呀。”

“我也只有四百万元钱。”

“六百万元钱是盖不起房子的，只够做个押金。”

“所以，我刚才说要推后半年结婚嘛。”

“半年之后能得到够买一幢房子的钱吗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难道你中了彩票？”秋山笑着说。

明子用一双大眸子凝视着他答道：“不是的，就是中了一千万日元的彩票，现在靠这点钱买得起房子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半年之后就能得到一大笔钱呢？”

“在名古屋我有个姑妈呀！”

“哦！我怎么不知道呀。”

“是真的。我姑妈很有钱，可她得了癌症，现在正在住院。医生说她快不行啦，只能再维持一、二个月的生命。我们当然不应该希望别人不幸。可姑妈要是一旦去世了，她的遗产就要由我继承。我估计可能有五、六千万日元呢。”

“那倒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”

“如果有这么一笔钱，我们就可以盖一幢象样的房子啦！”

“估计差不多。不过你姑妈除了你再没有别的亲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是她唯一的亲人。”

其后明子还谈了很多有关姑妈的病情。可秋山大部分都已记不清了。他只记得在吃饭的期间自己一心想拥抱明子。所以饭后，他把明子带到了自己的公寓。

“今天晚上可是不行！”明子说。

“可我今天特别想拥抱你！”

秋山对着她的耳朵说。明子听后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。”

“那你就快过来呀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个人有事……”明子看了一眼手表后说：“好啦，到我的公寓里来吧！十二点钟。”

“十二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有点太晚了吧？”

“可我十二点之前有事情必须要办呀！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现在不说，我要以后再告诉你。”

“知道啦。”

秋山不知为啥没有再追问下去。现在回想起来真叫人后悔。可是已经晚了。

当时秋山确信他和明子的关系将会无限地继续下去，所以他想总有一天她会告诉他的。

他和明子在S大厦门口分手时，手表的时针已指向八点三十分。秋山觉得自己回到公寓里再出来似乎有点愚蠢。于是，他直接来到了歌舞伎街，走进了一家最后一场已开演的电影院。

电影是在十点四十分结束的。秋山离开电影院

又在附近的一个酒吧间里喝了一点酒，尔后就乘京王线的地铁来到了明子的住处。

明子的公寓离京王线的樱上水站步行需要十二、三分钟的时间。明子特别要求对方遵守约定的时间，所以秋山赶在准十二点到达了她的公寓。他按了四楼四〇六号房的门铃，可没人回答。房间里的灯是亮着的。秋山拧了一下门把手，门一下就开了。

“真大意！”

虽说秋山这样想，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是明子有意给他留的门，因为他们已约好了十二点钟。

“在家吗？”他朝屋里喊了一声。

这是一套带厨房厕所的房间，面积较小，一进门就是个厨房，拉开隔扇，里面就是一间六张草席大的和室，这里就是明子的卧室。

“在家吗？”

在拉隔扇之前，秋山又打了声招呼。可一拉开隔扇，他惊呆了，发现她倒在血泊之中。

2 房间里的情景深深地刻在秋山的脑海里。

那被推在墙角一边的桌子，身着粉红色连衣裙的明子伏倒在那空荡荡的草席上，后背上还插着一把尖刀。鲜血将草席染得黑红。淌出来的血已快要干了。

秋山急忙抱起了明子，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可她那

失去血色的嘴唇再也没能张开过。

秋山的脸吓得铁青。他爬到了电话机跟前，拨119号叫来了一辆救护车。恶梦就从这开始了。

救护车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。抢救人员摇了摇头。于是马上就与警察取得了联系。一辆警车将秋山带进了所属的公安局。

警察开始的态度很客气，并对他失去恋人而表示同情。

东方破晓了。警察对秋山的态度在逐渐变化，越来越生硬起来了。最后简直就把他当犯人对待。

秋山被警察反复执拗地审讯着，只差遭到殴打。当然殴打属于暴力。

“在S大厦的一个餐厅里吃完晚饭后，我就和她一度分手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晚上你不送她回家，而是到十二点才去呢？难道不奇怪吗？”刑警的一对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。

虽然秋山反复解释那是明子要他这样做的，可警察并不相信他。

“这不自然啦，要是那样的话。”

“可是，明子说她那个时候有点私事，让我十二点再去。”

“你没问问是什么事吗？”

“问了。可她说以后再告诉我。因此，我就在

新宿打发了一下时间，等到十二点钟才来到了她的公寓。”

“到了她的公寓就发现明子被杀了吗？唔！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认为你是把她杀死之后，一度来到新宿，等到十二点钟你又再返回去，装扮成发现者的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不对！第一，我没有要杀她的理由，因为我们已决定要结婚了。”

“恐怕是她拒绝和你结婚之后，你就勃然大怒而把她杀死的吧。不对吗？”

“不对！今天是我提起结婚话题的。明子她再一次表示同意了。”

“决定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“半年之后。”

“为什么要半年之后呢？”

“是她要求等半年以后的。”

“这不就是婉言拒绝了你的求婚吗？”

“你说的不对！她说她名古屋有个拥有财产的姑妈，而她只有明子一个亲属。她姑妈因犯癌症正在住院，医生说她最多只能活一、二个月。所以明子说要等半年之后再结婚。”

“那么就是说要等得到那笔遗产之后再结婚啰？”

“是的。因为明子想结婚之后要有个象样的房子。”

“这个家伙的心真冷酷呀!”

“明子她吃了不少的苦，所以她想要有个象样的家。”

“你同意了她的想法吗?”

“同意了。”

“你所说的很难叫人信服。”

“可这是事实。”秋山答道。

情况并非如此，天亮之后，警察也没放秋山回去。

快到中午了，刑警如获至宝似地对秋山说：“你的谎言败露了!”

秋山根本摸不清头脑。他呆了。

“新井明子在名古屋根本就没有什么姑妈!”

“啊!”

“真是拙劣的谎言呀!”刑警嗤笑了一声。

秋山感到狼狈。他不知道明子为什么要对他撒这样的谎。

刑警见秋山的脸部表情复杂，就用一种强加于人的语气说：“算啦，还是干脆坦白吧，这样你会好受一些的。”

“我是不会杀人的!”秋山叫了起来。

“杀害明子的不是我!”

“那么、总得应有个证据呀，你说你不是犯人，那你说说昨晚九点至十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明子是在这个期间被杀害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个期间我在新宿的N电影院看电影。电影大约是在十一点钟结束的，完后我就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去喝了一盅出来乘车前往明子的公寓。”

“是看电影呀！”刑警轻蔑地笑了。

“有什么可笑的！”

“因为你所说的是犯人为开脱自己而常用的一种陈腐的伪证。找不到证据的家伙大都是说自己那个期间在看电影。”

“可我说的全是真话，我确实是在看电影。连电影名字和内容我都还记得呢。”

“也许你还记得，如果其它时间看过的话。而且昨天晚上你在电影院里还碰到了熟人。对不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好啦，你所说的证据就和没有一样。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杀害新井明子的凶器也是你的。前些日子、你在公司的地下商店买的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那是一、两个星期前 我到明子那里去遗忘在那里的。”

“谁都会这样说的。或者说是遗忘在某某地方，或者说是某某地方丢失的。可你这样撒谎对你自

己的处境是很不利的。既没有证人，杀人凶器又是你的，谎也撒了。你看怎么办？到了这个地步，该把一切都交待了吧！”

那刑警象是在窥视秋山的脸部表情。

秋山感到自己已被逼上了悬崖。警察对他所说的一切全不相信。这样下去，无疑将会遭到起诉。判决肯定是有罪的，并且还要蹲监狱。

这天夜里，秋山下决心要想办法逃出去，否则等待他的将是监狱。于是他就装出了一副坦白交待的样子来迷惑警察。乘上厕所的机会，打倒旁边看守他的刑警，乘夜摸黑逃跑了。

秋山能够逃出近乎是奇迹。当然既有警察疏忽的一面，也有幸运的一面。因为那天晚上，连续几起发生凶杀案件，大部分刑警都出动了。

总之，秋山逃出之后，黑夜就与他交上了朋友。

3 开始，秋山想往远处逃。他的口袋里装着刚领到的工资，远逃的钞票是不存在问题的。

“远逃之后，又会怎么样呢？”秋山思忖着。

报纸上已登出了他的照片。无论到哪里，都将逃不脱人们的视线和警察的追踪。而且一旦开始逃亡之后，就必须无止境地一直要逃下去。

他对要到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隐名埋姓缺乏自信心。他的老家在甲府，可他不能去那

里，因为警察必然会预先在那里布下罗网的。

藏身之处还是人流一千多万的东京最为合适。在大城市里还有很多无需身份证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。

秋山下决心留在东京并不是为了逃窜，而是为了要亲手抓到真正的犯人。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

他来到了一个电影院，在一个暗角落里找了个位子坐下之后，一直陷入沉思。

“怎样才能抓到那真正的犯人呢？”

他越想越感到毫无头绪。可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他都必须要挖出那个罪犯，否则他自己就得背上那莫须有的罪名走进牢房。

“先得好好想一想！”秋山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那天晚上，明子回去时，拒绝了我去送她，可她又要我十二点钟再去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他重新回顾了一遍出事晚上的情景。

可以考虑的是十二点钟之前这段时间。看来是明子打算要与谁见面。明子认为那个家伙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会走，所以她让秋山十二点钟再去。

“这个与她见面的家伙恐怕就是犯人。可到底又是谁呢？”

秋山第一个想到的是传说和明子有过关系的那营业部长井本。

井本五十二岁，他也有妻子，只是两性关系另